

达摩大师血脉论

渝州华岩寺沙门释宗镜 校刻

三界混起，同归一心，前佛后佛，以心传心，不立文字。

问曰：“若不立文字，以何为心？”

答曰：“汝问吾即是汝心，吾答汝即是吾心。吾若无心因何解答汝？汝若无心因何解问吾？问吾即是汝心。从无始旷大劫以来，乃至施为运动一切时中，一切处所，皆是汝本心，皆是汝本佛，即心是佛，亦复如是，除此心外，终无别佛可得，离此心外，觅菩提涅槃无有是处。

自性真实非因非果，法即是心义，自心是涅槃。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，无有是处。佛及菩提皆在何处？譬如有人以手捉虚空得否？虚空但有名，亦无相貌，取不得，舍不得，是捉空不得。除此心外，见佛终不得也。

佛是自心作得，因何离此心外觅佛？前佛后佛只言其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，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。若言心外有佛，佛在何处？心外既无佛，何起佛见？递相诳惑，不能了本心，被它无情物摄无自由。若也不信，自诳无益。

佛无过患，众生颠倒，不觉不知自心是佛。若知自心是佛，不应心外觅佛。佛不度佛，将心觅佛不识佛，但是外觅佛者，尽是不识自心是佛，亦不得将佛礼佛，不得将心念佛。

佛不诵经，佛不持戒，佛不犯戒，佛无持犯，亦不造善恶。若欲觅佛，须是见性，见性即是佛。若不见性，念佛、诵经、持斋、持戒亦无益处。念佛得因果，诵经得聪明，持戒得生天，布施得福报，觅佛终不得也。若自己不明了，须参善知识，了却生死根本。若不见性，即不名善知识。若不如此，纵说得十二部经，亦不免生死轮回，三界受苦，无出期时。昔有善星比丘，诵得十二部经，犹自不免轮回，缘为不见性。善星既如

此，今时人讲得三五本经论以为佛法者，愚人也。若不识得自心，诵得闲文书，都无用处。

若要觅佛，直须见性，性即是佛，佛即是自在人，无事无作人。若不见性，终日茫茫，向外驰求，觅佛元来不得。虽无一物可得，若求会亦须参善知识，切须苦求，令心会解。生死事大，不得空过，自诳无益。纵有珍馐如山，眷属如恒河沙，开眼即见，合眼还见么？故知有为之法，如梦幻等，若不急寻师，空过一生。

然即佛性自有，若不因师，终不明了。不因师悟者，万中希有。若自己以缘会合，得圣人意，即不用参善知识。此即是生而知之，胜学也。若未悟解，须勤苦参学，因教方得悟。若自明了，不学亦得，不同迷人，不能分别皂白，妄言宣佛敕，谤佛忌法，如斯等类，说法如雨，尽是魔说，即非佛说。师是魔王，弟子是魔民，迷人任他指挥，不觉堕生死海。但是不见性人，妄称是佛，此等众生，是大罪人，诳他一切众生，令入魔界。若不见性，说得十二部经教，尽是魔说。魔家眷属，不是佛家弟子。既不辨皂白，凭何免生死。

若见性即是佛，不见性即是众生。若离众生性，别有佛性可得者，佛今在何处？即众生性，即是佛性也。性外无佛，佛即是性，除此性外，无佛可得，佛外无性可得。”

问曰：“若不见性，念佛、诵经、布施、持戒、精进，广兴福利，得成佛否？”

答曰：“不得。”

又问：“因何不得？”

答曰：“有少法可得，是有为法、是因果、是受报、是轮回法，不免生死，何时得成佛道。

成佛须是见性，若不见性，因果等语，是外道法。若是佛不习外道法，佛是无业人，无因果。但有少法可得，尽是谤佛，凭何得成？但有住着、

一心、一能、一解、一见，佛都不许。佛无持犯，心性本空，亦非垢净，诸法无修无证，无因无果。佛不持戒，佛不修善，佛不造恶，佛不精进，佛不懈怠，佛是无作人。但有住着心，见佛即不许也，佛不是佛，莫作佛解，若不见此义，一切时中，一切处处，皆是不了本心。

若不见性，一切时中拟作无作想，是大罪人、是痴人，落无记空中，昏昏如醉人，不辨好恶。若拟修无作法，先须见性，然后息缘虑。若不见性，得成佛道，无有是处。有人拨无因果，炽然作恶业，妄言本空，作恶无过。如此之人堕无间黑暗地狱，永无出期。若是智人，不应作如是见解。”

问曰：“既若施为运动，一切时中皆是本心，色身无常之时，云何不见本心？”

答曰：“本心常现前，汝自不见。”

问曰：“心既见在，何故不见？”

师曰：“汝曾作梦否？”

答：“曾作梦。”

问曰：“汝作梦之时，是汝本身否？”

答：“是本身。”

又问：“汝言语、施为、运动与汝别不别？”

答曰：“不别。”

师曰：“既若不别，即此身是汝本法身，即此法身是汝本心。

此心从无始旷大劫来与如今不别，未曾有生死，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不好不恶，不来不去；亦无是非，亦无男女相，亦无僧俗、老少，无圣无凡；亦无佛，亦无众生，亦无修证，亦无因果，亦无筋力，亦无相貌，犹如虚空，取不得、舍不得，山河石壁不能为碍，出没往来，自在神通，透五蕴山，渡生死河，一切业拘此法身不得。

此心微妙难见，此心不同色心，此心是人皆欲得见。于此光明中运手动足者如恒河沙，及乎问着，总道不得，犹如木人相似，总是自己受用，因何不识？佛言一切众生尽是迷人，因此作业，堕生死河，欲出还没，只为不见性。众生若不迷，因何问着其中事，无有一人得会者，自家运手动足因何不识？故知圣人语不错，迷人自不会晓。故知此心难明，惟佛一人能会此法，余人天及众生等尽不明了。

若智慧明了，此心号名『法性』，亦名『解脱』，生死不拘，一切法拘他不得，是名『大自在王如来』，亦名『不思議』，亦名『圣体』，亦名『长生不死』，亦名『大仙』，名虽不同，体即是一。圣人种种分别皆不离自心，心量广大，应用无穷，应眼见色，应耳闻声，应鼻嗅香，应舌知味，乃至施为运动，皆是自心。一切时中但有语言道断，即是自心，故云：『如来色无尽，智慧亦复然。』色无尽是自心，心识善能分别一切，乃至施为运用，皆是智慧。心无形相，智慧亦无尽，故云：『如来色无尽，智慧亦复然。』四大色身即是烦恼，色身即有生灭。法身常住无所住，如来法身常不变异故。经云：『众生应知佛性本自有之。』

迦叶只是悟得本性，本性即是心，心即是性，性即此同诸佛心，前佛后佛只传此心，除此心外，无佛可得。颠倒众生不知自心是佛，向外驰求，终日忙忙，念佛礼佛，佛在何处？不应作如是等见！但知自心，心外更无别佛，经云：『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』又云：『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。』自心是佛，不应将佛礼佛，但是有佛及菩萨相貌忽尔现前，切不用礼敬，我心空寂，本无如是相貌，若取相即是魔，尽落邪道。若是幻从心起，即不用礼。礼者不知，知者不礼，礼被魔摄，恐学人不知，故作是辨。

诸佛如来本性体上都无如是相貌，切须在意，但有异境界，切不用采括，亦莫生怕怖，不要疑惑，我心本来清淨，何处有如许相貌！乃至天龙、夜叉、鬼神、帝释、梵王等相，亦不用心生敬重，亦莫怕惧。我心本来

空寂，一切相貌皆是妄见，但莫取相。若起佛见、法见及佛菩萨等相貌而生敬重，自堕众生位中。若欲直会，但莫取一切相即得，更无别语。故经云『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』，都无定实。幻无定相是无常法，但不取相，合他圣意，故经云：『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。』”

问曰：“因何不得礼佛、菩萨等？”

答曰：“天魔波旬、阿修罗示现神通，皆作得菩萨相貌。种种变化是外道，总不是佛，佛是自心，莫错礼拜。佛是西国语，此土云『觉性』。觉者灵觉，应机接物、扬眉瞬目、运手动足皆是自己灵觉之性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道，道即是禅。禅之一字，非凡圣所测，又云：『见本性为禅。』若不见本性，即非禅也。假使说得千经万论，若不见本性，只是凡夫，非是佛法。至道幽深，不可话会，典教凭何所及。

但见本性，一字不识亦得，见性即是佛。圣体本来清静，无有杂秽，所有言说，皆是圣人从心起用。用体本来空，名言犹不及，十二部经凭何得及？道本圆成，不用修证。道非声色，微妙难见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不可向人说也，唯有如来能知，余人天等类，都不觉知，凡夫智不及，所以有执相，不了自心本来空寂，妄执相及一切法，即堕外道。

若知诸法从心生，不应有执，执即不知。若见本性，十二部经总是闲文字。千经万论只是明心，言下契会，教将何用？至理绝言，『教』是语词，实不是『道』，『道』本无言，言说是妄。

若夜梦见楼阁、宫殿、象马之属，及树木、丛林、池亭如是等相，不得起一念乐着，尽是托生之处，切须在意。临终之时不得取相，即得除障，疑心瞥起，即被魔摄。法身本来清静无受，只缘迷故，不觉不知，因兹故妄受报，所以有乐着，不得自在。只今若悟得本来身心，即不染习。

若从圣入凡，示现种种杂类，自为众生，故圣人逆顺皆得自在，一切业拘他不得。圣成久有大威德，一切品类业，被他圣人转，天堂地狱无奈

何他。凡夫神识昏昧，不同圣人内外明彻，若有疑即不作，作即流浪生死，后悔无相救处，贫穷困苦皆从妄想生。若了是心，递相劝勉，但无作而作，即入『如来知见』。

初发心人，神识总不定，若梦中频见异境，辄不用疑，皆是自心起故，不从外来。梦若见光明出现，过于日轮，即余习顿尽，法界性现。若有此事，即是成道之因，唯可自知，不可向人说。或静园林中行住坐卧，眼见光明，或大或小，莫与人说，亦不得取，亦是自性光明。或夜静暗中行住坐卧，眼睹光明，与昼无异，不得怪，并是自心欲明显。或夜梦中见星月分明，亦自心诸缘欲息，亦不得向人说。梦若昏昏，犹如阴暗中行，亦是自心烦恼障重，亦自知。

若见本性，不用读经念佛，广学多知无益，神识转昏。设『教』只为标心，若识心，何用看『教』？若从凡入圣，即须息业养神，随分过日。若多嗔恚令『性』转与『道』相违，自赚无益。圣人于生死中，自在出没，隐显不定，一切业拘他不得，圣人破邪魔。一切众生，但见本性，余习顿灭，神识不昧，须是直下便会，只在如今。

欲真会『道』，莫执一切法，息业养神，余习亦尽，自然明白，不假用功。外道不会佛意，用功最多，违背圣意，终日驱驱念佛转经，昏于神性，不免轮回。佛是闲人，何用驱驱广求名利，后时何用？但不见性人，读经念佛，长学精进，六时行道，长坐不卧，广学多闻，以为佛法，此等众生尽是谤佛法人。前佛后佛，只言见性，诸行无常。若不见性，妄言我得阿耨菩提，此是大罪人。十大弟子阿难多闻中得第一，于『佛』无识，只学多闻。二乘、外道皆无识『佛』，识数修证，堕在因果中。是众生业报不免生死，远背佛意即是谤佛众生，杀却无罪过。经云：『阐提人不生信心，杀欲无罪过。』若有信心，此人是佛位人，若不见性，即不用取次谤他良善，自赚无益。

善恶历然，因果分明，天堂、地狱只在眼前，愚人不信，现堕黑暗地狱中，亦不觉不知，只缘业重故，所以不信。譬如无目人不信道有光明，纵向伊说亦不信，只缘盲故，凭何辨得日光，愚人亦复如是。现今堕畜生杂类，诞在贫穷下贱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虽受是苦，若直问着亦言『我今快乐，不异天堂』。故知一切众生，生处为乐，亦不觉不知。如斯恶人，只缘业障重故，所以不能发信心者，不自由他也。若见自心是佛，不在剃除须发，白衣亦是佛，若不见性，剃除须发，亦是外道。”

问曰：“白衣有妻子，淫欲不除，凭何得成佛？”

答曰：“只言见性，不言淫欲。只为不见性，但得见性，淫欲本来空寂，自尔断除，亦不乐着，纵有余习，不能为害。何以故？性本清净故。虽处在五蕴色身中，其性本来清净，染污不得。法身本来无受、无饥、无渴、无寒热、无病、无恩爱、无眷属、无苦乐、无好恶、无短长、无强弱，本来无有一物可得，只缘执有此色身，因而即有饥渴、寒热、瘴病等相。若不执，即一任作。若于生死中得自在，转一切法，与圣人神通自在无碍，无处不安。若心有疑，决定透一切境界不过，不作最好，作了不免轮回生死。若见性，旃陀罗亦得成佛。”

问曰：“旃陀罗杀生作业，如何得成佛？”

答曰：“只言见性，不言作业，纵作业不同，一切业拘他不得。

从无始旷大劫来，只为不见性堕地狱中，所以作业轮回生死。从悟得本性，终不作业。若不见性，念佛免报不得，非论杀生命；若见性，疑心顿除，杀生命亦不奈他何。

自西天二十七祖，只是递传心印。吾今来此土唯传顿教大乘，即心即佛，不言持戒、精进、苦行。乃至入水火，登于剑轮，一食长坐不卧，尽是外道有为法。若识得施为、运动、灵觉之性，汝即诸佛心。前佛后佛只言传心，更无别法。若识此法，凡夫一字不识亦是佛。若不识自己灵觉之性，假使身破如微尘，觅佛终不得也。

『佛』者亦名『法身』，亦名『本心』。此『心』无形相、无因果、无筋骨，犹如虚空，取不得，不同质碍，不同外道。此『心』除如来一人能会，其余众生迷人不明了。此『心』不离四大色身中，若离是『心』，即无能运动。是身无知，如草木、瓦砾。身是无性，因何运动？若自心动，乃至语言、施为、运动、见闻、觉知皆是动心动用。

动是心动，动即其用。动用外无心，心外无动。动不是心，心不是动。动本无心，心本无动。动不离心，心不离动。动无心离，心无动离。动是心用，用是心动。动即心用，用即心动。不动不用，用体本空。空本无动，动用同心，心本无动。故经云：『动而无所动，终日去来而未曾去，终日见而未曾见，终日笑而未曾笑，终日闻而未曾闻，终日知而未曾知，终日喜而未曾喜，终日行而未曾行，终日住而未曾住。故经云：

『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见闻觉知，本自圆寂。』乃至嗔喜、痛痒何异木人，只缘推寻痛痒不可得故。故经云：『恶业即得苦报，善业即有善报，不但嗔堕地狱，喜即生天。』若知嗔喜性空，但不执即诸业脱。若不见性，讲经决无凭，说亦无尽。略标邪正如是，不及一二也。”

颂曰：

心心心难可寻，宽时遍法界，窄也不容针。

我本求心不求佛，了知三界空无物。若欲求佛但求心，只这心这心是佛。

我本求心心自持，求心不得待心知。佛性不从心外得，心生便是罪生时。

偈曰：

吾本来此土，传法救迷情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